

春秋左傳詁

春秋左傳詁卷十九

陽湖洪亮吉學

傳

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五行志引作翟泉
水經注同

詁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

北周之墓地又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

春秋地名亦言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翟泉又曰舊說翟

泉本自在洛陽北長宏城成周乃繞之

水經注

將以城成

周魏子泄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漢書

義作謹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

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孟懿

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辭卿吾役也辭
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
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辭宰曰辭之皇祖奚仲居辭
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辭以爲湯左相若復舊
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辭焉得
有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
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鄭元儀禮注引作山
川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辭徵於人宋徵於鬼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

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
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
曰周襄宏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宏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
壞不可支也註梁履繩云按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
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
詩也以爲飫敬名之曰文今按此始引逸詩之意而言
之眾之所爲二語句法相似疑亦卽支詩之言耳眾之
所爲不可奸也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
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申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
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
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註按趙岐孟子章句公

輸般一云魯昭公子也今攷公輸與公衍公爲名皆相

類岐說或有所本檀弓所引公輸般亦正與孔子同時

又按鄭元禮記注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今考季公

亥字公若云與般同族亦般爲昭公子一證實使羣臣

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

諸本

皆作公今從石經宋本改正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

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

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

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

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
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註校宋本皆以闕字絕句是也
今讀者皆然殊不知古人多以闕公氏句三字連文元

卿始以闕字屬上也元卿名字未詳疏中屢引之榮駕

鷺曰

諸本或誤作駕非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

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鷺曰吾欲爲君謚使子
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
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
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註鄭元
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文苑英華周鞏簡公
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

國志廬江郡舒有桐鄉

杜同此

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

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秋楚囊瓦伐吳師於

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

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邾莊公與夷射姑

飲酒私出

韓非子內儲篇作齊中大夫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闢乞肉焉

惠士奇曰諸侯燕禮賓醉

而出必取所薦脯重君賜也以所執脯賜鐘人於門內

雷廣君惠也夷射姑私出無脯奪杖敲闥無禮甚矣奪

之杖以敲之

按說文攴部有敲云橫搥从攴高聲孫愾音口交

切今釋文敵作敵轉寫之誤也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閭以餅水沃廷

釋文餅本

又作瓶

邾子望見之怒閭曰夷射姑旋焉詩韓非子曰捐水

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

于鑪炭

詩

高誘淮南注廢頓也按杜注廢隋非義訓爛遂

卒詩鄭元詩箋云烈之言爛也廣雅烈熱也先葬以車五

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絜

諸本作潔今以石經釋文改正

故及是秋

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

於郊修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詩賈逵云色

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按說文鸛鵒五方神鳥西方鸛鵒則鸛鵒是神鳥名馬云似雁亦略相似或馬毛色似此鳥故取以名楚詞大招曼鸛鵒只王逸章句鸛鵒俊鳥也高誘淮南注亦以爲鳥名云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凰之別名也杜注以爲駿馬名則以意言之耳劉逵吳都賦注引左傳作騶駟水經注作肅霜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問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官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
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
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史記世家作邵陵

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奔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
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
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于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鄆賈逵云嘖至也

本疏杜取此

按說文嘖高氣多言也春秋傳曰嘖言疑此卽

嘖有煩言之古文又說文嘖大呼也訓與此文不相蒙

當作嘖爲是多言正與下煩言相應莫之治也其使祝

佗從

書疏引作鮀論語同古今人表作祝鮀父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

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

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按劉炫以社稷動

爲軍行最是杜注云國遷失之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說文釁血祭也祝奉以從於是乎出

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服虔云謂會同詩疏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服虔云載書

使蔡在衛上

史記集解

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宏曰聞諸道路

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袁宏曰信蔡叔康叔之兒

也韻賈逵等皆云蔡叔周公兄本按本僖二十四年左傳

文杜注取賈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

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諸本作

文石經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爾雅詩毛

傳並云尹正也杜本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韻賈逵云金

路也史記集解夏后氏之璜韻說文璜半璧也白虎通

及逸禮云半璧曰璜按鄭康成注周禮亦同高誘又曰

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杜注第以爲美玉未知何

據封父之繁弱韻鄭元云此繁弱封父之國爲之本荀

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亦作蕃古字通上林

賦曰彎蕃弱文穎曰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殷民六族

詒按賈公彥周禮司約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殷民祿

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無此注賈所引當是服義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校陪當作培釋文一本又作倍非

詒說

又培敦土田山川也廣雅陪益也詩毛傳敦厚也視宗

卜史備物典策

釋文策本又作冊亦作策或作冊

詒說文冊符命也諸侯

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古文作

冊按今本作策非作策又隸書之變服虔云備物國之

職物之備也

本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詒**說文奄國在

魯鄭元尙書注奄在淮夷之北命以伯禽詒竹書紀年

成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按所云命以伯禽者

指此惠棟云當用劉炫說伯禽唐詒百篇不載封伯禽

事別見洛誥唐叔有歸禾故皆不載也孔子刪書亦用

春秋一書不再書之例而封於少皞之虛史記世家作少昊詒

說文虛大上也賈逵云少皞居窮桑登爲帝蓋未爲帝

居魯北旣爲帝乃居魯也本疏分康叔以大路少皞詒賈

逵云雜帛也史記集解精莢詒賈逵云大赤也同上杜說文

精赤繒也鄭眾云莢旆名也同按鄭康成雜記注引作

莢詩小雅白旆央央毛傳云白旆繼旄者也正義曰莢

與旆古今字故定四年傳云莢莢旆旌亦旆也據鄭注

孔疏是綺藉古通經典異用之字陸氏釋文失考者甚

多旃旌韻賈逵云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同按說文旃旌

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周禮曰通帛為旃旌游車載旌

析羽注旌首所以精進士卒大呂韻賈逵云鐘名同上杜取

此殷民七族陶氏施氏潛夫論引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畛土略韻說文畛井田開陌也略經土田也自

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釋文圃本亦作甫同韻漢書地理志河南

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畊季授土韻史記管蔡

世家作冉季載索隱曰冉國也載名也季氏也冉或作

邨校國語曰冉季鄭姬賈逵云文王子聃季之國也莊

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於郢處杜云郢處楚地南郡編
縣有郢口城郢與郢皆音奴甘反正義曰冉作丹音奴
甘反或作郢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衛康叔世家
作冉季按冊之爲冊那之爲郢爲郢皆轉寫之譌陶叔
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國考
工記時文思索鄭元注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
者杜本此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國說文作砮詳
見昭十五年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
於夏虛國按服虔注大夏在汾澮之間不得至晉陽杜注
誤顧炎武日知錄已辨之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
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圖賈逵

云基毒間亂

本說文

基毒也惠棟云基當訓爲教

宣十二年

注訓基爲教

言管蔡間商叛周之心而教之乘間以圖王室

張衡西京賦云天啓其心人基之謀與傳合意左傳基

字凡四見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當依說文作𡗗哀元

年傳少康基澆當訓爲毒廿七年傳趙襄子基知伯當

訓爲忌

小爾雅云基忌也

此傳當訓爲教

小爾雅云基教也

杜惟哀元

年注得之餘皆非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圖按

蔡當從說文作𡗗已見前以車七乘

史記作輿車七乘

徒七十

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

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

說文作昭

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

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韻

爾雅覆察審也廣雅覆索

也索索同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韻

高誘淮南注略道也

杜本此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

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韻

賈逵云黃父會在昭廿

五年

御覽杜取此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

韻

賈逵云無爲

亂始

同上

無怙富無恃寵

詒

說文云怙恃也恃賴也無違

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沈人不

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
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
之孫嚭爲吳太宰**詒**史記作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

吳吳以爲大夫按史記與左傳小異當以左氏所言爲
得其實高誘呂覽注作柏州犂李善文選注引吳越春

秋曰帛否來奔於吳又云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一人也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
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汧漢而與之上下

𡗗

說文沿緣水

而下也

杜本此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𡗗

墨子非攻篇曰吳闔廬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按冥

隘卽冥𡗗釋文𡗗本亦作隘音同史記無忌說魏安僖

曰秦不敢攻冥𡗗之塞徐廣曰卽江夏郡鄢縣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

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

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

大別

𡗗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

縣南

水經注

按杜注非是辨見集中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音京相璠曰柏舉漢

東地

水經注

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

十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於柏舉卽此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音校按水經注潁水下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卽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於柏

舉從之及於清發蓋潁水又兼清水之目矣今攷清發
當在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皆漢時安樂縣境也
杜不言所在故采道元注補之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
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諸文澨埤增
水邊土人所止者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卑
我以出諸服云卑我季芊之字釋服虔云季芊許嫁而字
卑我季芊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稱字季芊稱字是許
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本疏按世族譜以季芊
卑我爲二人今攷當以服說爲是顧炎武云下文但稱

芊知非二人涉睢音水經作沮地理志漢中郡臨沮原

注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

燧象

音

賈逵云燧火燧也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

師驚卻其眾使王得脫

本疏杜取此

說文象長牙鼻南方之

大獸也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音越絕書子

胥妻楚王母孔子固貶之矣惡其妻楚王母也按鞭平

王尸及妻楚王母傳皆不言或尙爲賢者諱子山處令

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人之左司馬戊

及息而還音

地理志汝南郡新息孟康曰故息國其後徙

東故加新焉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

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
而裹之說文到刑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
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
申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服虔云

鄖楚邑史記集解

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

殺其子不亦可乎服虔云父蔓成然上同辛曰君討臣誰

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文選注引詩曰柔亦

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漢書王莽傳兩引詩矜作鰥彊禦作強圉

惟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

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門辛與其

弟巢以王奔隨服虔云隨楚與國上同吳人從之謂隨人

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語韋昭國語注獎成也杜本此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

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史記作子綦說苑

家語作司馬子禎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史記作子下卜與同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

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

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語**韋昭國語注鳩安也杜略同

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鑣金初宦鑣字宦字並从石經及釋文改於子期氏

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

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語**服虔云楚大夫王

孫包胥

史記集解

按戰國策作楚冒勃蘇文選注引戰國策

又作樊冒勃蘇今攷楚冒勃蘇卽申包胥音之轉楚與

申胥與蘇皆同音包字急讀卽爲冒勃至楚又作樊亦

以音同而轉也吾友莊進士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

楚冒卽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猶若敖之後爲若

敖氏也潛夫論伍氏亦楚之公族故亦爲王孫氏其亡

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

史記伍子胥傳復作覆高誘淮南注亦同

申包

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圖淮南王書引作吳爲封豕修

蛇蠶食上國高誘注封大也豕蛇喻貪也新序引作吳

爲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按淮南

志長作修蓋避厲王長諱以荐食上國詩爾雅荐再也
校杜注數也義亦同虐始於楚詩高誘注虐害也始先
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
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新序引伏作休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
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書武成疏引作歸粟于蔡以明急矜無資也
蓋一本有也字石經資字下亦旁增一也字

越入吳吳

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韻顧
炎武云房疑卽防字古卩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
仙人唐公防碑可證也地理志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
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
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勃廢徙房陵一
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證今按文選謝
莊月賦徘徊房露李善注曰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寐
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據此則房
之爲防明矣陽虎將以與璠斂釋文與本又作與**韻**說文璠與
魯之寶玉高誘曰璠與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子行君
事入宗廟佩璠與故用之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

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論語及家語並作弗擾

註潛夫論公山氏魯

公族姬姓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泄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泄怒謂陽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

子蒲

戰國策作子蒲新序同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註**按淮南修

務訓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人與此不合子蒲曰

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註**賈逵云

稷楚地

史記集解杜取此

大敗夫槩王于沂**註**史記伍子胥傳

曰六月敗吳兵於稷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杜注稷丘地名在郊外按左傳並不作稷丘其引杜注字句亦不合蓋誤以裴駰集解爲杜注也吳人獲薏射於柏舉其子

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誦

潛夫論堂谿谿名在西平郡國志汝南吳房有堂谿亭

廣韵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爲棠谿氏堂堂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閔輿罷閔輿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

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歟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

初闕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

石經王字上旁增楚字非唐刻

將涉於成曰鄴道元云沔水又

東南與白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曰盧屈山

西流注於沔定公四年昭王濟于成曰謂是水者也藍

尹亶涉其帑世本楚大夫涉其帑按此則亶帑爲二人

惠棟曰據外傳載其帑則帑非人名未知世本何據不

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

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門辛王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門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門懷子西曰請舍

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泄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

一本或有大小者涉下文而誤耳

韻董遇曰問城高厚丈尺也

本

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韻**王肅斷

小大何知爲句注云如是小大何所知也張奐古今人論曰子西問城之大小高厚而弗知也子曰怒曰不能則如辭城之而不知又何知乎張奐引傳爲文小大上屬本按上問高厚弗知故此言築城而不知高厚于小

大之事何所知乎從王肅句爲是對曰固辭不能子使
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泄之事余亦不能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諸本敗誤役今从石經及宋本改正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

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

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

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

之舒鼎成之昭兆賄賈逵云舒鼎鼎名昭兆寶龜本疏定之

輦鑑

釋文輦又作盤

苟可以納之

淳化本無以字此疑衍

擇用一焉公子與

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

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
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
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
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
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
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帷子註按呂覽引作小帷子釋文
本又作帷史記曰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曰
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杜注闔

廬子夫差兄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實一人耳左傳
又曰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于是乎遷郢於
郡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卽其邑大夫也及大夫
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揚圖按襄四
年作繁揚漢書地理志亦作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
則作陽爲正揚陽容古字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
矣於是乎遷郢於郡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圖服虔云郡

楚邑

史記集解

地理志南郡若原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

後復還郢師古曰春秋傳作都其音同周儋翩率王子
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圖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

之黃城也

水經注杜同此

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行

靡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

往晉其感矣

威字照前改

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

他日公謂樂祁曰惟寡人悅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

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潤而

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

曰昔晉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

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

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祈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

亳社詛於五父之衢 冬十二月天王處於姑蘧辟儋翩

之亂也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

服虔云陽關魯邑

史記集解

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單

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

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

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齊國夏伐我陽

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

躡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

釋文夷作夷疑刻本

之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

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師惠棟曰坐

爲坐作列爲表正行列司馬法曰徒以坐固又云行慎

行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

奪人弱弓籍上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師說文斃顛仆也

斃或從死

杜本此

偃且射

釋文一云偃且人姓名且音子餘反檢世族譜無此人一讀者

非也子鉏中頰死吳越春秋迎風則偃背風則仆仆是前

覆偃是卻倒高已被擊而仆轉而仰且射子鉏死言善

射也廣雅偃僵也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

目也師服虔云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以自矜

儀禮疏

師退

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己丑單

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

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
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
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石經代誤作伐子梁以告陳寅陳
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地理志河內郡山陽野王皆大行山在西北士鞅曰宋
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按昭七年傳子
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宣子以易原縣於樂大心
是州境與宋接壤或州地此時尙屬樂大心未可知公
侵齊廩丘之郛風俗通郭亦謂之郛郭者亦大也初學記杜
此本主人焚衝說文作輶云陷陳車也高誘淮南王書

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或濡馬褐以救之國高誘淮南王書注褐毛布如今之馬衣杜本此遂毀之主人出師奔國賈逵以爲主人出

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

本疏

按杜注屈曲當以

賈義爲長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
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
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
鄙晉士鞅趙鞅苟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
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尙羔國賈逵云周禮公
之孤四命執皮帛卿三命執羔大夫再命執雁魯廢其
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尙羔鄭眾云天

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

曰惟卿爲大夫當執雁而執羔僭天子之卿也魯人效

之而始尚羔記禮所從壞本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文

鄆本又作鄆說苑亦同

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

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祝諸

侯將歆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掩圖說文授推也春秋傳曰

授衛侯之手擊手擊也按說文推排也排擠也是授有

排擠之義故杜注授擠也掩當從說文作擊馬融長笛

賦云探拏授臧李善注引廣雅曰授按之也惠棟曰掩

經傳皆作擊郊祀志曰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擊游俠

傳曰搯擊而游談師古曰擊古手腕字今傳作掩者儀

禮士喪禮曰設決麗於拏鄭康成注云古文挽作拏史記樊于期偏袒揜挽索隱曰挽古腕字史記多古文今人知者鮮矣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國廣雅詭恥也杜本此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云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

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
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
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詒惠棟曰戒讀爲駭鄭康成曰
疾雷擊鼓曰駭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曰癸巳
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
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

爲期陽虎前驅林楚

公羊作
臨南

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湯

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

百經初本
昨作乍

韻校考工記鐘

侈則柞讀如昨昨然之昨聲大外也說文無昨字杜注

昨暫也蓋取廣雅

廣雅乍
暫也

从乍字得訓玉篇从鄭訓云

聲大也今考諧聲大也言或從口讀若竿則昨蓋諧字

之誤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

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

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

門外林楚怒馬

公羊傳作
臨南驟馬

韻高誘淮南王書注怒讀如強

弩之弩方言曰弩猶怒也匡謬正俗云怒字古讀有二

音今山東河北人讀書但知怒有去聲不言本有二讀
曾不尋究失其真矣及衢而騁音說文四達謂之衢陽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
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
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
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
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音說文徵召也按說
文从釋言杜本陸粲附注後錄云按上文林楚曰陽虎
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陽虎自言當云魯人聞余
出喜於脫死不當云徵死徵字誤也何暇追余從者曰
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勿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註鄭元禮記注辨徧也杜本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註地理志泰山

郡鉅平應劭曰左氏傳陽虎入于鄆陽關以叛今陽關

亭是也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

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

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旣而告

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

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

門右師鄭駟歆殺鄧析文選注引而用其竹刑君子謂

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

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

詩作干旄

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漢書引作勿翦

召伯所茇

註

說文庾舍也从广及聲詩曰召伯所庾思其人猶愛

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陽

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

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

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

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詁韓非子載其

語曰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季孫貪其家也今君富

於季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詁說文鑿鑿也按爾雅釋詁契

滅殄絕也郭璞注今江東刻斷物爲契邢昺疏引左傳

及杜注並作契則鑿似當作契爲正說文契刻也廣雅

同杜本麻約而歸之載蔥靈詁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

蔥有靈本疏尙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有飛輪鄭元注

云如今窗車也輪與靈古字通按說文輪車輪間橫木

从車令聲輪字注云輪或从雷司馬相如說今左傳作

靈古字假借耳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恩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韓非子曰陽虎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子迎而
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貨務取
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
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
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
子如驂之靳註說文靳當膺也按毛詩小戎云游環有驅

傳曰游環斬環也晉車千乘在中牟註按杜注非管子
曰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是中牟在鄴與五鹿
之間趙獻侯徙都中牟卽此今考中牟城在湯陰西二
十里張守節正義云鄴西牟山爲趙中牟者是矣衛侯
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註說文變灼龜不兆也春秋傳曰
龜變不兆讀若焦按今本變作焦義通衛侯曰可也衛
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
褚師圃水經注引作褚師固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
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齊侯致檟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
登者臣從之詩毛傳皙白也說文齧齒相值也一

曰齧也春秋傳曰皙齧按杜注取此云齒上下相值則杜時本尙作齧可知後乃誤作幘耳惠棟曰傳遜云皙白皙幘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幘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幘字說文引作齧今按顧炎武引傳氏云云惠氏亦引之檢傳書並無此條蓋惠承顧之誤又說文收幘字明非後出之字惠氏以幘爲齧之省文亦未的而衣狸製節說文製裁也服虔云狸製狸裘也詩疏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紵紵非裘也乃衣耳裘名爲製不見經傳杜注誤惠棟去傳云狸製故注云裘狸裘也哀廿七年陳成子救鄭

及濮雨成子衣製杖戈注云製雨衣也杜皆望文爲義

然以製爲裘似有脫文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

貺子

節爾雅貺賜也

杜本此

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

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

以五家免**節**服虔云是時齊克夷儀而有之旣爲齊有故

齊得優其爲役也

本疏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

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節**儀禮士喪禮疏引傳

文並引注云坐而飯食之按當是服注親推之三

十年春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節**服虔云

地二名

水經注

孔丘相犂彌

史記孔子世家作犂鉏齊世家作犂鉏

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節**服虔以爲東萊黃縣

是史記索隱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廣雅裔遠也

杜本此

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鄭賈逵云不書盟諱以三

百乘從齊師

本疏

按不書盟賈據宣七年黑壤例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鄭司農云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

周禮疏

服虔云犧象

饗禮犧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詩疏王肅以為犧尊

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本疏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

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秬稗也說文秬不成粟也稗禾

別也杜本此用秬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山陰之田得其田

不得其山也史記集解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

鄆午於寒氏城其西北釋文一本或作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燿及晉

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涉沱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

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

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
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
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
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郕宰
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劔
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
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
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
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
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火釋

本或作揚之水卒章

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

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

使至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易於

齊

於字从石經改正

齊人將遷邠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

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

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

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

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_國郡國志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

姓

社同

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

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詁按杜注云物識也周禮閭人職曰潛服賊器

不入宮注云賊器盜賊之任器兵物皆有刻識惠棟曰

刻識之語出於漢時梁冀傳曰刻其毛以爲識是也吾

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

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地理志引作駟師古曰四馬曰駟公

嬖向魑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漢書作子地怒使其

徒扶魑而奪之魑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魑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曰是我廷吾兄也詩毛傳廷誑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郕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於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仲由為季氏宰**節**服虔云仲由子路史記集解杜取此將墮三

都**節**服虔云三都三家之邑也同上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節**服

虔云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同上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

之臺**節**鄭道元云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奔

夷猶高數丈水經注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節**服虔云

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同上仲尼命申句須樂頎**節**服虔云

魯大夫同上杜取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

於北門**節**服虔云公斂處父成宰也同上且成孟氏之保障

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為不知釋文一本**節**陳樹華曰昭

十五年傳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史
記作僞讒是皆爲讀僞之證定八年以爲公期築室於
門外杜注云不欲使人知故僞築室於門外陸氏雖音
於僞反依注似應讀爲僞也此處傳文作爲故杜注云
陽不知若本作僞則無煩注矣後人不識古文多假借
往往改易今據釋文定作爲漢書郊祀志曰問之果爲
史記封禪書作果是僞書是又爲卽僞之證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史記作秉意茲可銳師伐河內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

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惟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此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

史記衛貢作衛氏

服虔云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之晉陽

史記集解

午許諾歸

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服虔云午之

諸父兄及邯鄲中長上

同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

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服虔云

稷午子同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

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

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戰國策作董闕安于韓非子作董闕于淮南王

書作董闕於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

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

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

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史記作范臯服

虔云臯夷側室子同梁嬰父嬖於知文子詒賈逵云梁

嬰父晉大夫也同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

曰節服虔云荀躒知文子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今三臣始禍節賈逵云范中行趙也同而獨逐鞅刑已不

鈞矣史記作均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

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史記躒作櫟不信作不佞魏曼多作魏侈又作魏駘索隱曰侈本亦

作哆蓋哆字誤而代數錯也節世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按左

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哆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二子

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勿

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

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

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節服

虔云以其罪輕于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

于公宮、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轅而告之史轅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轅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註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傳作發拔生朱爲公叔氏鄭康成云朱春秋作戍今考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鄭氏注云木當爲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慙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

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

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

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

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

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

石經知字下增

范氏二字非唐刻不必從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

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頓子牂欲事晉背

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

故也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檣李句踐患吳之整

也使死士

詒

賈逵云死罪人

史記集解

鄭罪云死士欲以死報

恩者也

同上

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待曰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
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涇去樵李七里

詒

按樵李城左右水口皆名曰涇如圖經所著風涇中涇

等是也疑古卽有是名此傳涇或當作涇蓋去樵李城

七里均屬水鄉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

中行氏也

諸本皆脫也字今从石經增入

詒

按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晉

大夫士會邑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司馬彪郡
國志曰范縣有秦亭地形志東平郡與范縣俱治秦城
卽秦亭也是范氏食邑與魯最爲密邇魯之助范氏亦
出於不得已上年城莒父及霄亦然皆魯之西境與范
氏食邑附近之地析城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
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
宋公會於洮范氏故也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賈
逵云南子宋女史記集解杜取此會於洮服虔以會於洮屬
上爲義言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故與宋公會於洮
本太子蒯瞶獻孟子齊史記仲尼弟子作贊瞶按蒯與
疏賈逵通禮弓屠蒯作杜賈可證也
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楚盍歸吾艾豸說文

豬豕而二毛叢居者豨牡豕也小尔疋及鄭元禮記注

艾老也

杜本此

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史記速作邀

詰賈逵云

戲陽速太子家臣

史記集解杜取此

從我而朝少君

釋文本作小君

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

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崩躓將殺余公執其

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

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

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詰**趙岐孟子注

戕猶殘也虞翻易注戕殺也

杜并

用此若殺夫人將以余說

余是故許而不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氏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音按金史地理志衛州蘇門有百門陂亦曰百門泉定十四年晉人敗鄭師及范氏之師於百泉卽百門泉矣百與北音相近故或亦作北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音漢書五行志作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按說文貢獻功也从頁工聲贛字注云賜也从貝贛省聲子貢名賜自應作贛此處及哀七年十二年並作貢字十五年已後並作贛蓋後人傳寫之譌耳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音禮器禮也者猶體也廣雅禮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
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
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
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敗宋師于
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蘧棼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妣
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註
核襄當訓舉僻綜西京賦注襄舉也若杜訓作成恐非
本義禮也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
時告也

春秋左傳詁卷十九終

宣統元年校刊